

新疆四所特殊教育学校手语使用状况的调查

刘艳虹¹, 顾定倩¹, 程黎¹, 高宇翔², 张玉红³

(1. 北京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研究所, 北京 100875; 2. 新疆乌鲁木齐市聋人学校, 乌鲁木齐 830026;

3. 新疆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3)

摘要:对新疆四所特殊教育学校的316名聋生和160名使用手语教学的教师进行手语使用状况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师生主要使用的手语类型按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两类手语并用”、“中国手语”和“地方手语”; 聋生主要使用“地方手语”的比例及其水平高于教师; 教师主要使用“中国手语”的比例及其水平高于聋生; 职前学习和同事教授是教师学习手语的主要途径; 教师、师生、聋生之间的手语使用差异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聋生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 影响了师生及聋生之间的信息交流, 影响了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大多数特殊教育学校师生对制定“通用手语”表示赞同。

关键词:新疆; 特殊教育; 中国手语; 地方手语; 通用手语

中图分类号:G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3)03-0074-07

手语是聋人的语言, 对他们学习、生活有重要意义。我国的手语研究涉及2000多万聋人的切身利益, 社会性强、影响广、专业化程度高, 因此手语长期以来都是语言学和聋教育学的研究重点和难点。^[1]《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首次将“调查手语使用情况, 为制定完善手语规范标准、提高特殊教育质量提供服务”列入基础建设任务,^[2]收集、筛选各地的“地方手语”, 修订、补充现行的“中国手语”, 制定、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将作为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3]

2011年, 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首次在全国开展手语使用状况的抽样调查。^[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边陲, 地域辽阔, 城镇分散, 民族众多。新疆各地的聋校师生的手语学习情况如何? 师生之间的手语使用情况是否存在差异? 他们是否支持“通用手语”的研制和推广? 本研究期望解答这些疑问, 为聋校的手语教学、新疆地方手语的研究、国家通用手语的研制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新疆现有五所公办聋人(哑)学校、八所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 在校聋生837人。^[5]本研究选取规模较大且有代表性的乌鲁木齐市聋人学校(简称: 乌市聋校)、昌吉回族自治州特殊教育学校(简称: 昌吉州特校)、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殊教育学校(简称: 巴州特校)和阿克苏地区聋哑学校(简称: 阿克苏聋校)四所学校为样本校, 以其中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在校聋生和使用手语教学的教师为研究对象。

问卷由各校教务处协助发放和回收, 要求教师独立作答问卷, 聋生填答问卷时各班主任给予适当的指导。发放教师问卷175份, 回收160份、回收率91.4%, 有效答卷160份、有效率100.0%。其中男性占

收稿日期: 2012-12-11

作者简介:刘艳虹(1957—), 女, 湖北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主要从事特殊教育研究。E-mail: bjyhl@bnu.edu.cn; 顾定倩(1954—), 男, 江苏人,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手语和盲文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手语研究; 程黎(1978—), 女, 浙江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讲师, 主要从事特殊教育研究; 高宇翔(1989—), 男, 福建人, 新疆乌鲁木齐市聋人学校教师, 主要从事聋教育研究; 张玉红(1973—), 女, 河南人, 新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高级讲师, 主要从事特殊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委托课题“全国手语和盲文使用状况抽样调查”(课题批准号: WT125—5)的研究成果之一。

20.6%,女性占 79.4%;汉族占 86.2%,少数民族占 13.8%。四所学校教师的年龄分布见表 1。

表 1 四校教师的年龄分布

	乌市聋校 N(%)	昌吉州特校 N(%)	巴州特校 N(%)	阿克苏聋校 N(%)	共计 N(%)
≤30 岁	12(19.7%)	13(21.3%)	20(32.8%)	16(26.2%)	61(100.0%)
>30≤50 岁	35(38.5%)	23(25.2%)	15(16.5%)	18(19.8%)	91(100.0%)
>50 岁	4(5.0%)	2(2.5%)	0(0.0%)	2(2.5%)	8(100.0%)
合计	51(31.9%)	38(23.8%)	35(21.8%)	36(22.5%)	160(100.0%)

发放聋生问卷 340 份,回收 323 份、回收率 95.0%,有效答卷 316 份、有效率 97.8%。其中男生占 50.6%,女生占 49.4%;汉族占 63.3%,少数民族占 36.7%;家中有聋人亲属的占 85.4%,家中无聋人亲属的占 14.6%。四所学校聋生的学段分布见表 2。

表 2 聋生的学段分布

	乌市聋校 N(%)	昌吉州特校 N(%)	巴州特校 N(%)	阿克苏聋校 N(%)	共计 N(%)
小学	0(0.0%)	26(41.9%)	13(31.0%)	66(60.0%)	105(100.0%)
初中	53(53.5%)	36(58.1%)	30(69.0%)	46(39.4%)	91(100.0%)
高中	46(46.5%)	0(0.0%)	0(0.0%)	0(0.0%)	46(100.0%)
合计	99(31.4%)	62(19.6%)	43(13.6%)	112(35.4%)	316(100.0%)

2. 研究工具

使用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编制的《教师手语使用状况调查问卷》和《聋生手语使用状况调查问卷》。问卷从手语使用的主要类型和水平、手语学习的环境与途径、手语使用的效果以及对制定通用手语的态度四个维度获取数据,同时收集被试的自然信息。收回问卷后,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录入数据和统计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1. 师生使用手语的类型和水平

教师群体中,位于新疆南部的巴州特校和阿克苏聋校有三分之二的教师在日常生活、学习和教学过程中主要使用“中国手语”,三分之一的教师主要将“‘地方手语’和‘中国手语’并用”(简称“两类手语并用”);位于新疆北部的乌市聋校和昌吉州特校各有少数教师主要使用“地方手语”。乌市聋校教师选择“两类手语并用”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三所学校($P<0.01$);在兼职校外电视新闻、大型会议手语翻译等工作时,教师主要使用“中国手语”的占 48.8%，“两类手语并用”的占 46.3%,使用“地方手语”的占 4.9%。

聋生群体中,巴州特校和阿克苏聋校学生主要使用的手语类型比例相似,人数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两类手语并用”、“中国手语”和“地方手语”。乌市聋校学生主要使用“两类手语并用”、“中国手语”和“地方手语”者各占三分之一。昌吉州特校有近二分之一的学生主要使用“中国手语”,选择主要使用“两类手语并用”和“地方手语”的各占约四分之一。

四所学校的教师之间、聋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常用手语类型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见表 3。

表 3 四校师生主要使用手语的类型

	地方手语 教师/聋生	中国手语 教师/聋生	两类手语并用 教师/聋生	共计
乌市聋校	5.9%/35.4%	17.6%/31.3%	76.5%/33.3%	100.0%/100.0%
昌吉州特校	2.6%/24.2%	55.3%/48.4%	42.1%/27.4%	100.0%/100.0%
巴州特教	0.0%/14.3%	62.9%/35.7%	37.1%/50.0%	100.0%/100.0%
阿克苏聋校	0.0%/5.4%	63.9%/37.5%	36.1%/57.1%	100.0%/100.0%
合计	2.5%/19.3%	46.9%/37.9%	50.6%/42.8%	100.0%/100.0%

从学段看,小学和初中教师主要使用“中国手语”,高中教师主要将“两类手语并用”。小学聋生主要使用“两类手语并用”;初中聋生主要使用“中国手语”;随着学段的升高,聋生主要使用“地方手语”的比例升高。不同学段的教师之间、聋生之间、师生之间主要使用手语的类型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见表 4。

表 4 不同学段师生主要使用手语的类型

	地方手语 教师/聋生	中国手语 教师/聋生	两类手语并用 教师/聋生	共计
小学	1.2%/12.4%	52.3%/27.6%	46.5%/60.0%	100.0%/100.0%
初中	0.0%/16.7%	51.9%/50.6%	48.1%/32.7%	100.0%/100.0%
高中	15.0%/42.0%	10.0%/20.0%	75.0%/38.0%	100.0%/100.0%
合计	2.5%/19.3%	46.9%/37.9%	50.6%/42.8%	100.0%/100.0%

师生对掌握“地方手语”的程度进行自我评价时,教师选择“掌握很多”和“掌握一些”的各占 27.5%和 71.9%;聋生选择“掌握很多”和“掌握一些”的各占 35.7%和 61.4%。相比教师而言,聋生“地方手语”的水平更高($P<0.05$);相比汉族聋生而言,少数民族聋生“地方手语”的水平更高($P<0.01$)。

师生对掌握“中国手语”的程度进行自我评价时,教师选择“掌握很多”和“掌握一些”的各占 56.9%和 43.1%;聋生选择“掌握很多”和“掌握一些”的各占 26.7%和 69.1%,还有 4.2%的聋生表示“基本不会”。相比聋生而言,教师“中国手语”的水平更高($P<0.01$)。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掌握“中国手语”的水平呈下降趋势。详见表 5。

表 5 不同年龄段的教师掌握“中国手语”的水平

	掌握很多	掌握一些	基本不会	共计
≤30 岁	43(70.58%)	18(29.5%)	0(0.0%)	61(100.0%)
>30≤50 岁	46(50.5%)	45(49.5%)	0(0.0%)	91(100.0%)
>50 岁	2(25.0%)	6(75.0%)	0(0.0%)	8(100.0%)
合计	91(56.9%)	69(43.1%)	0(0.0%)	160(100.0%)

2. 师生学习手语的途径和类型

聋生主要从学校教师的教学中学习手语。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学习手语的主要途径为“职前学习”(37.5%)和“同事教授”(37.5%),少数教师是“参加培训班”(14.4%)和“自学”(10.6%)的。不同年龄组之间,教师学习手语的主要途径存在极显著的差异($P<0.01$);30 岁以下的新教师主要通过“职前学习”的占 45.9%,30 至 40 岁的中青年教师主要由“同事教授”的占 44.0%,50 岁以上的老教师依靠“自学”的占 50.0%。不同学校之间,教师学习的手语途径也存在极显著的差异($P<0.01$)。(见表 6)

表6 四校教师学习手语的途径

	职前学习	同事教授	参加培训班	自学	共计
乌市聋校	4(7.8%)	32(62.7%)	6(11.8%)	9(17.7%)	51(100.0%)
昌吉州特校	17(44.7%)	9(23.7%)	12(31.6%)	0(0.0%)	38(100.0%)
巴州特校	24(68.6%)	6(17.1%)	2(5.7%)	3(8.6%)	35(100.0%)
阿克苏聋校	15(41.7%)	13(36.1%)	3(8.3%)	5(13.9%)	36(100.0%)
合计	60(37.5%)	60(37.5%)	23(14.4%)	17(10.6%)	160(100.0%)

被调查的所有教师看过《中国手语》，其中71.9%“全部看过”，28.1%“看过一些”；94.6%的聋生看过《中国手语》，其中13.6%“全部看过”，28.1%“看过一些”，5.4%“从没看过”。师生看过《中国手语》的选项比例有显著性差异($P < 0.01$)，即有更多的教师自觉学习《中国手语》。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手语》对“中国手语”的学习有重要促进作用：师生看过《中国手语》越多者，其“中国手语”的水平越高($P < 0.01$)。

教师学习手语类型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中国手语”、“两类手语”和“本地手语”。不同学校之间，教师学习手语类型存在极显著差异($P < 0.01$)。(见表7)

表7 四校教师学习手语的类型

	地方手语	中国手语	两类手语	共计
乌市聋校	0(0.0%)	12(23.5%)	39(76.5%)	51(100.0%)
昌吉州特校	3(7.9%)	28(73.7%)	7(18.4%)	38(100.0%)
巴州特校	0(0.0%)	33(94.3%)	2(5.7%)	35(100.0%)
阿克苏聋校	0(0.0%)	24(66.7%)	12(33.3%)	36(100.0%)
合计	3(1.9%)	97(60.6%)	60(37.5%)	160(100.0%)

随着所教学段的升高，教师单纯学习“中国手语”的比例下降，而学习“两类手语”的比例升高。不同学段的教师学习手语类型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1$)。

3. 师生使用手语的效果评价

师生双方对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手语的可理解程度持不同看法：聋生能看懂教师所用手语大部分的占43.7%，能看懂一些的占53.5%；教师认为自己所用的手语能被聋生看懂大部分的占65.0%，看懂一些的占31.9%。教师对自身手语可理解程度的预期显著高于聋生的实际理解情况($P < 0.01$)。(见表8)

表8 师生对教师使用手语可理解程度的评价

	大多能懂	能懂一些	基本不懂	共计
教师	104(65.0%)	51(31.9%)	5(3.1%)	160(100.0%)
学生	138(43.7%)	169(53.5%)	9(2.8%)	316(100.0%)
合计	242(50.8%)	220(46.2%)	14(3.0%)	476(100.0%)

手语使用差异能够引起师生双方的觉察。76.2%的教师表示本校各任课教师之间的手语存在“一些”或“明显”不同；54.9%的聋生认为本校各任课教师使用的手语“不太一样”或“不一样”。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手语差异为聋校教师有效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增加了困难。74.4%的教师认为师生使用手语的差异对其课堂教学效果“影响很大”或“有些影响”，79.4%的教师认为使用手语的差异对聋生交往“影响很大”或“有些影响”。聋生表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理解教师手语“有一些”和“很大”困难的比例分别占81.3%和6.3%。

教师群体中,认为目前我国手语发展的突出困难为“词汇量不够”(81.2%)和“各地手势不统一”(79.0%)。另外,“手语口语表达顺序不一致”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有些教师还提出“部分手势形象性不足”、“部分手势过于繁琐”等其他问题。

4. 师生对制定“通用手语”的态度

制定“通用手语”即“中国手语标准化”,是指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多种手语进行规范,选择一种手语作为共同语,或者对共同语的多种变体进行规范。^[6]大多数聋校师生对制定“通用手语”表示迫切需求,但从总体上看,双方态度有显著差异($P < 0.01$),即教师对制定“通用手语”的态度更为积极。(见表9)

表9 师生对制定“通用手语”的态度

	希望	不希望	不知道	共计
教师	142(88.8%)	5(3.1%)	13(8.1%)	160(100.0%)
学生	227(71.8%)	43(13.7%)	46(14.5%)	316(100.0%)
合计	310(77.5%)	48(10.1%)	59(12.4%)	476(100.0%)

进一步分析显示,在教师群体中,文化程度较高、教龄较短以及所教学段较低的教师对制定“通用手语”的态度更为积极;在聋生群体中,女生、学语前聋(≤ 4 岁)、听力状况较差(配戴助听器也听不到声音)者以及小学阶段的聋生对制定“通用手语”的态度更为积极。部分老教师、高年级教师、高年级聋生对“通用手语”持拒绝态度为主,其原因是他们在教学、学习、生活中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手语使用习惯、对目前使用的手语有较高度度的认同感,因而不愿作出改变。

三、讨论

1. 新疆特殊教育学校师生使用手语的主要特点

“中国手语”是指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出版的《中国手语》中所收录的手势。1991年,民政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下发了《关于在全国推广应用“中国手语”的通知》。本次调查显示,新疆四所学校的全体教师和95%左右的聋生“掌握很多”或“掌握一些”“中国手语”。师生主要使用的手语类型按人数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两类手语并用”、“中国手语”和“地方手语”。数据表明“中国手语”在新疆的推广取得较好的成绩。同时,新疆特殊教育学校师生的手语使用还存在三个特点。

第一,地域差异明显。位于新疆南部的巴州特校和阿克苏聋校师生主要使用“中国手语”的人数比例高于新疆北部的乌市聋校和昌吉州特校,提示“中国手语”在新疆南部的普及情况优于新疆北部。这种现象可能与各地聋教育的发展历史有关:新疆北部的聋教育起步早、中老年教师多,在聋教育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师生习惯使用并互相传授的“地方手语”体系,而新疆南部的聋校建校时间较短、年轻教师多,他们大多在职前就学习过“中国手语”,并在教学过程中将规范的“中国手语”教授给聋生。

第二,年级差异明显。在小学阶段只有少数师生主要使用“地方手语”,随着年级的升高,师生们趋向于使用“地方手语”或“两类手语并用”,高中阶段师生主要使用“地方手语”的比例高于其他年级、主要使用“中国手语”的比例低于其他年级。这一现象可能与各年级教学内容的差别有关:低年级内容浅显,“中国手语”词汇能满足教师教学和聋生学习的需要,他们较少使用“地方手语”;高年级的教学内容相对复杂和抽象,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师生倾向于选择便捷、形象、易理解的“地方手语”来拼打,对于一些不常用的词语,他们也因不熟悉或查不到对应的“中国手语”打法而学习和使用了更多“地方手语”。^[7]

第三,师生差异明显。教师主要使用“中国手语”的比例及其水平高于聋生,聋生主要使用“地方手语”的比例及其水平高于教师。由于双方的手语使用存在差异,影响了聋生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影响了师生及聋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影响了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其中,师生阅读《中国手语》的情况不同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手语》是当前我国聋校师生学习手语的重要工具书,对“中国手语”的学习有重要促进作用。被调查样本校的大部分聋生没有《中国手语》,缺乏自学“中国手语”的条件,遇到陌

生词语时往往求助于其他聋生或社会聋人,手语的规范性难以保障。相对聋生而言,教师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学习“中国手语”。

2. 对新疆“地方手语”的研究思考

“地方手语”是指某一地区的手语“方言”,又称为“本地手语”。新疆是多民族的地区,新疆的“地方手语”有其自身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它的“地方性”要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从民族角度说其地方性,有维吾尔族手语、哈萨克族手语、塔吉克族手语、柯尔克孜族手语等居住在新疆的少数民族的聋人手语;从区域角度说,其地方性指居住在不同地区而民族相同的聋人手语。这也是我国其他多民族地区具有的共同特点。这种角度的“地方手语”的田野调查,可以全面了解新疆地方手语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也会丰富民族史、民族语言学的研究,^[8]有助于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9]

开展新疆“地方手语”的相关研究,需要组建手语研究机构,制订研究规划,将手语的本体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结合起来,首先要进行基础性的调查,将建立“地方手语”语料库作为重点。在研究的机构上要以学校为重点,使研究的成果比较快地转化到教学过程中,发挥学校在传播、普及手语上的主阵地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手语盲文规范和推广纳入《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EB/OL]. http://www.cdpf.org.cn/ggtz/content/2013-01/17/content_30432101.htm, 2013(1):17.
- [2] 顾定倩. 加快手语、盲文规范化进程,构建无障碍沟通环境[J]. 语言文字应用, 2013(1):19-20.
- [3] 高宇翔,顾定倩. 中国手语的发展历史回顾[J]. 当代语言学, 2013(1):94-100.
- [4] 刘艳虹,顾定倩,程黎,魏丹. 我国手语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13(2):35-41.
- [5] 张玉红,关文军,贾玲,苏秦,赵建梅. 新疆特殊教育现状与发展对策[J]. 中国特殊教育, 2012(8):9-15.
- [6] 沈玉林. 手语多样性、标准化及手语语言建设的问题与思考[J]. 中国特殊教育, 2008(6):36-42.
- [7] 高宇翔,贾玲. 文本朗读中聋生手语使用特征的个案研究[J]. 南京特教学院学报, 2013(1):18-21.
- [8] 牛汝辰. 中国地名文化[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 [9] 李恒,吴铃. 手语语料库建设基本方法[J]. 中国特殊教育, 2013(3):37-41.

Investigation of Sign Language Using Status in Four Special Educational Schools in Xinjiang

LIU Yan-hong¹, GU Ding-qian¹, CHENG Li¹, GAO Yu-xiang², ZHANG Yu-hong³

(1. Instituted of Special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Deaf School of Urumchi Xinjiang, Urumchi 830026;

3. Elementary Educational Colleg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chi 8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examined the sign language using status of deaf students ($n=316$) and teachers who used sign language in teaching ($n=160$) in four special educational schools in Sinkiang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ypes of sign language using by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higher to lower proportion were “two types of sign language”, “Chinese sign language” and “local sign language”; the proportion and level of deaf students who mainly used the “local sign language”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eachers; the proportion and the level of teachers who mainly used the “Chinese sign language”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students; pre-service learning and learning from colleagues were the main ways for teachers to learn sign language; the differences in using sign language between teach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students affected deaf students’ knowledge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information com-

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deaf students and that between deaf students,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pecial educational schools; and most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hese schools showed agreement upon establishing a “universal sign language system”.

Key words: Xinjiang; special education; Chinese sign language; local sign language; universal sign language

(责任编辑 唐 英 李 涛)

“信息化背景下的师生学习力提升暨北京数字学校 ‘同步课程教学应用’子项目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3 年 4 月 20 日—21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知识工程研究中心和思维训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信息化背景下的师生学习力提升暨北京数字学校‘同步课程教学应用’子项目研讨会”在顺义顺鑫绿色度假村成功召开。参与项目的 12 所中小学的学校校长、教研主任以及学科教师代表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此外,会议还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黄荣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思维训练研究中心主任崔光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信息技术公共课主任马秀麟副教授、北京四中教学处副主任李雪梅老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嘉信西山小学教研处主任许勇辉老师以及松果阳光教育科技中心资深思维教育研究员吴亚滨老师等进行了专题指导。

为了更好地应用北京数字学校名师同步课程资源,本次研讨会以师生学习力提升为核心主题之一。20 日上午,赵国庆博士为会议做了“学习力的内涵、要素与提升”的报告,为与会者深入分析什么是学习力、学习力的七大要素以及学习力提升的有效手段。

20 日下午,吴亚滨老师做了题为“认知工具促进课堂教学效率提升”的专题讲座。在讲座中,吴亚滨老师给出了以认知工具为支撑,打造旨在促进学生高级思维能力提升的认知型课堂的新思路。

21 日上午,崔光佐教授做了“促进学生高级思维能力提升的小学数学教学方式与实践”的主题讲座。崔教授紧密结合其多年来在多所中小学开展的数学教学改革实践,深入浅出地为与会者讲解了如何在小学数学课堂中有效设计教学活动,从而让学生有更高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产出。三场报告既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又与中小学一线教学紧密结合,环环相扣、逐步深入,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专家们也针对每个学校的实践分享提出了指导意见。

在学校分享结束后,专家组对各学校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评议,推选出一批中小学为优秀实验学校。

最后,子课题秘书赵国庆博士对子课题实施情况进行了总结,对各学校在项目中提出的疑问和困惑做了有针对性的解答。同时,赵国庆博士还介绍了项目二期的实施目标,即寻求对名师同步课程的初步应用向融合式应用的跨越,并就各实验学校在项目实施中加强研究设计、规范研究过程、提升研究成果的总结归纳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步课程教学应用研究”是北京数字学校同步课程应用模式研究项目的七个子项目之一。旨在探讨、研究并实践名师同步课程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模式,鼓励教师们向名师学习,优化教学设计,提升教师教学技能,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截止到开会前,各实验学校共提交了 54 个教学案例(含教学设计、教学视频和效果分析报告),超出项目最初要求的一倍以上,体现出实验学校参与该项目的热情。教师们认为名师同步课程资源帮助他们缩短了与名师的时空距离,为自身专业能力提升提供了机遇,有效促进了教育公平。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